

首届中华铁人

SHOU JIE ZHONG HUA TIE REN

文学奖

WEN XUE JIANG

获奖作品选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届中华铁人

SHOU JIE ZHONG HUA TIE REN

文学奖

WEN XUE JIANG

获奖作品选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和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全国石油石化行业设立的文学大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在石油工业题材创作方面涌现出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作家。

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理事会于1998年7月8日在北京成立，挂靠于中华文学基金会，由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力人同志担任会长。为了理顺关系，便于管理，于2002年6月，该会划归于中国石油文联，同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注册名称为“中国石油文联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为国家合法的社会团体。

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于1999年11月在北京揭晓，这是对建国五十年来石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获奖作品是这一时期全国石油文学的精品。今后，“中华铁人文学奖”每四年评选颁发一次，这必将对于石油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新的推动作用。

月亮湖(中篇节选)

□ 王熹亮

五

在维碧的眼里,秋声秋色里的月亮湖,带着些许伤感的美丽。湖水绿得发冷,湖柳瘦得恬淡,那种情致和韵调,正合了她落寞惆怅的心境。忙完了井上的活,维碧爱到湖边走,把自己的身心融到它的声色情韵里,化作它一片小小的风景。

这一瞬间她领悟到永恒。

她相信湖是有灵性的。

她听到湖水发出远古的叹息。

这里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当大海在隆隆的造山运动中急遽退缩时,月亮湖便被永远遗落在这重山包围的盆地中。

月亮湖含蓄了多少悲凉和无奈!

维碧能够理解它,感应它,从心灵上和它沟通。因而也从它那里领悟慰藉和宁静。

欣红看维碧老是一人孤单单到湖边去,就问她有什么心事。

维碧说没有。

欣红就说,那是你信不过我,不说心里话。

洁雪就出来解围。

欣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也有各人不便言明的心结。如果都像你一样心直口快、干脆利索,上帝还造我和维碧这样性格的人干吗?

欣红笑了。

维碧也笑了。

洁雪实在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

她不是信不过她们,也没有什么不便言明的隐秘,只是心境苍凉,觉得没意思罢了。

她说我心情是不大好,等过一段好些了,我会把一切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也得向我坦白你们自己。

欣红说,你叫坦白什么都行。我这个人心里不藏事,不说急得慌,不笑闷得慌,有气不出憋得慌,有架不打痒得慌。

洁雪说,欣红你不能再恶了,再恶,小马真的吓跑了。

欣红说跑就跑。

维碧问小马是谁?

欣红说敌人!

杜宜君这时走过来。

洁雪说维碧你别问过阵你就知道了。

杜宜君就狠瞪洁雪一眼。

背后说短长,嘴上长疮。

洁雪就背过脸去。

欣红没好气说你小心自己烂嘴。

杜宜君哼一声扭头就走了。

维碧看出她们之间有旧怨,也不便问。

守井的日子单调而无聊。

井上的活不多。试采阶段,没有产量任务,主要是取资料,摸

情况,照管抽油机。由于时间仓促,准备工作跟不上,并与井间,还没铺设输油管线,只好在每口井上,安一个临时的高架罐,采出的油就贮在罐里,隔上三五天,队上来车把油拉走。

她们吃住都在井场上。

井场离附近最近的村庄,也有七八里,平时难得见一个人来。

油车不来拉油的日子,月亮湖就被外部世界遗忘了。

最寂寞的是黄昏。

百无聊赖时,欣红和洁雪就铺一张席,躺在井场上歌唱。

洁雪的歌声柔润和婉,不经意轻轻哼出来。

说起了我的梦

像是一道彩虹

雨一停

转眼它无影踪

维碧就觉得洁雪心里藏着很多事。

欣红一听洁雪唱绵软软的歌,就不耐听,硬拉她跳舞。欣红舞姿潇洒大方。她跳男步,洁雪伴舞,二人默契得像情投意合的恋人。

杜宜君横竖看不惯。

每天早上,余如牛最早起床。他先到三口井上,围着抽油机转转,看看各系统是否正常。然后用管钳放掉套管里的天然气,以防憋坏压力表。最后又爬到高架罐上量油,忙乎一阵子。这才来敲她们铁皮房的门。

维碧和欣红过意不去,就约好起个大早,抢到他前头干。结果还是比他起得晚。

维碧说余师傅一天到晚不见笑,话也很少说,只一个劲埋头干活,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欣红说是。

维碧说是个怪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守井，总得顾顾身体吧，看起来像有病。

欣红说他才三十多岁，看起来就有五十，一天到晚像老牛一样不停地干，哪里会不病。

维碧就有点吃惊，三十多岁就老成这个样子，他家里人也不好保养他。

洁雪说他家属还在农村，他一年到头也不回一次家，许多年节都是在值班房里度过的。

杜宜君在旁边冷笑。

谁知道他是不是跟农村的女人没感情，想甩掉她另找一个洋气的。

欣红一听就火。

狗眼看人低！

杜宜君也不示弱。

是不是碰到谁的疼处了？

维碧看见欣红的额发竖立起来，脸也涨得通红。

洁雪就说说着好话，把欣红劝开了。

维碧想不明白她俩为什么会这么对立。

一天，维碧跟欣红取油样，取完，欣红留井上帮余如牛清井场，维碧就把样桶提了回来，她把样桶放在床下，也去井场干活。干完活回来，才把样桶送进工具房。第二天拉油车来，油样就随车回队上化验。这是经常性的工作，也没什么值得特别在意的地方。

不久队里就来通知，说是油样里含有大量的水，问是怎么搞的，叫查。

维碧就把情况讲了一遍。

那天只有杜宜君说肚子疼没上井干活，在宿舍休息。

欣红一口咬定必是杜宜君往油样里加了水。

余如牛就把欣红的话截住。

不要再提这事了，都怪我工作没做好，责任由我担。

队上就说扣余如牛一个月奖金。

欣红气得不吃饭。

余如牛劝欣红，大家能到一块守井，这也是一种缘分，凡事能忍就忍，能让就让，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欣红说，你就会当好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吃亏的总是你。

余如牛笑笑。

只要别亏别人，咱平气。

欣红说，我干活上跟你学，这一条我可学不会。

余如牛说，做人的学问比干活的学问多。

欣红说，可是你懂得的太少了，只知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维碧这时候就知道余如牛的心是太善了。他善到放纵别人苛刻自己的地步！难怪欣红会不以为然。但是可以看出来，欣红是处处事事都关心余如牛，维护余如牛的。

杜宜君却偏偏很嫉妒欣红和余如牛的这种亲密关系。

六

那天维碧面对日渐消瘦的月亮湖，看着满眼衰微的苇丛和那些像枯叶一样飘浮在湖面上的野鸭，心里多了几分凄凉。

湖犹如此，人何以堪！

洁雪先笑了。

维碧像个失意的才女。

维碧说你们不觉得人生是一件很苦很苦的差事？

洁雪就不言语了。

停了一会儿欣红说，苦与不苦还不是心里感觉的。

洁雪马上就回欣红一句。

潇洒不起来就不要装潇洒了。

三个人一同沉默了。

那时天色渐渐黑下来。

湖面一只孤零零的水鸟飞过。

后来维碧就听了欣红的故事。

欣红十七岁开始做采油工。

她羡慕那些上大学的。

那是她的一个梦。

她恨命运。

十五岁她高中毕业，她对上大学充满憧憬。

爸爸劝她上技校，早点工作早挣钱。名都替她报了。

她犹豫了几天还是找爸爸，想做一次大学梦！

她永远记得那个倒霉的日子。

那天爸爸带她退回了报考技校的报名费和照片，她急匆匆拿去交给了班主任老师。那时高考报名差不多快结束了，她庆幸自己当机立断。她回家时无缘无故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野小子撞了，小腿骨折，住了两星期医院。等她出院后，看其他同学都拿准考证了，才知道自己没报上名。她老师的父亲突然病逝，老师急着回去奔丧，把她报考的事落下了。

爸爸埋怨她没有上大学的命，偏犟，把考技校也误了。

她说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爸爸问吃饭要不要管，你不工作什么时候可以自食其力！

她说不要！一赌气向同学借了二百元钱，摆地摊当了个体户。

挣了钱，她吃、穿、玩，北京、上海、张家界都去。

爸爸叫她租间大门面，生意做大些。

她却收摊不干了，腻了。

油田职高招生，她上了职高，她想上学。

职高毕业，她当了采油工。

余如牛是她的师傅。

余如牛带过好几个徒弟，最看重的是她。他尽心尽意地传授一切经验。

不久她就成了一名优秀采油工。有关采油的技术知识，她能做到百问不倒。在全厂岗位技术比赛中得第一名。

杜宜君从技校分到采油队时，她已是班长。杜宜君第一次独立上岗，趴在值班房的椅子上睡了一夜觉，第二天她就照原来的记录胡乱填一通，油压、气压都混了。欣红就不客气地扣她奖金。第二次是分派她清理井场污油，到下班时她还没动。问她为什么。她说天天清天天还有，烦死了。欣红说天天给你工资也烦死了！记她旷工。

欣红第二天上班，有两个男孩在巡井路上截住她。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剪刀。

她问他们想干什么？

男孩说教训教训你。

你们是杜宜君叫来的？

要认错还来得及。

她冷笑。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认错。

那是她第一次和人打架。两个男孩的身上被她抡满了油，她那可以流泻到腰际的秀发却被男孩剪掉了。

她跑到云云发屋烫了一个飞马式。

从此她变得更泼辣更豪放。

她的肤色红里透黑，黑里泛红。有人打电话到井上，找大黑。她接的电话。我们这里没这个人。你们带班的班长，怎么没这个人。于是她知道自己另外还有个名字叫大黑。

她每次回家，都穿一身脏兮兮的工服。妈妈说欣红欣红，你也

不打扮打扮，化点妆？她说为啥不化，就去买摩丝、口红、粉底霜。妆化好了，照照镜子，果然白得好看些。但一会儿她的鼻尖上就冒出一层一层细汗珠。她的鼻尖爱出汗，汗一擦，就露出个黑鼻子，衬着粉粉的脸，丑死了。算了算了，洗掉，黑也黑个匀称，何必找份难受！

妈妈就奚落她。

一天到晚埋埋汰汰，谁肯娶你！

欣红笑嘻嘻拍着妈的心口。

你放心，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呀！

她钓的是一匹马。

小马也是采油工，邻队的，常见面。在岗位技术比赛时，她和他一决高低，他败了，屈居第二。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夏夜，她巡井时遇到意外，一口自喷井盘根坏了，油气直往外滋，她在更换盘根时，被天然气熏倒。昏迷中她感触到一双有力的手和一个坚实的肩膀，她的心立刻就平放到了一片可靠的陆地。

她清醒过来后油井已恢复正常。

她的面前站着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孩子，一个满脸油污的男子汉。

她把自己的花手帕递给他。他一点不客气，接过去擦。擦完，随手装进自己的口袋。

隔日，他来还手帕。

手帕上一阵清香，沁透她的心脾。她心中一颤。

这时她已感到温热的夜雨已将她的心淋得湿漉漉的了。

拿去重洗，什么时候洗得没一点点油味，什么时候拿来还我。

她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惩罚。

她以为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甜蜜的。

后来她就尝到了苦恼。

小马试探着说你是不是对你师傅太好了？

她说太好又怎么样那是我师傅！

欣红不忘师傅对自己的帮助，她尊重师傅热爱师傅同情师傅，她给他的妻子买衣料、儿子买鞋帽，她把自己吃不完的粮票全给他，也给他买过好药买过营养品，她看重这份师徒情分！

小马说别人会说闲话。

欣红就问小马什么看法。

小马说最好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欣红心里就不高兴。

没想到男人的心胸这么狭窄。

后来她才知道是杜宜君在和她过不去。

要说杜宜君参加定级考试，这与她毫不相干，杜宜君考得挺好，得了八十五分，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可是厂劳资科在向油田劳资处抄报分数时，稀里糊涂错成三十五分。定级名单批下来，杜宜君榜上无名，凑巧的是劳资科抄分的是欣红中学同学，杜宜君就认为这是欣红故意在背后坑她。杜宜君说我不是随便好欺负的，你坏我的事我也不会叫你称心如意。

她就来挑拨小马和欣红的关系。

她先在小马面前说欣红和余如牛的闲话，小马不信。她说不信你就等着瞧。

某晚七点，欣红准时到那片清芬流溢的槐花地，小马捎话相约。

老二队的采油区，紧傍着岗。岗上有密密的槐林。花开时节，一片白素。多情男女，便在这里约会，油田人遂称之为爱情槐花地。

欣红刚到林边，就看见师傅先来了，像是正等她。

师傅就问怎么你一个人？

欣红说不是一个人马上就来。

师傅就在她身边坐下。

欣红心里挺着急，左顾右盼还看不见小马，又不好意思叫师傅走。

那时小马却远远躲在一边，看见欣红和余如牛并肩坐着，脸上火辣辣烧，扭头就走了。

等了好久还不见人，余如牛就问欣红人为什么还不来？

欣红说不知道。

余如牛很奇怪。

你叫我来给你们班的人讲流程，他们不来你怎么会不知道？

欣红一下子懊恼得什么话也说不出。

她立刻就去找小马，小马却不见她。

她气得一回宿舍就把小马的信全烧了，一块照的照片也全烧了，她说小马你个自私鬼你个小气鬼你见鬼去吧！

她喝了一瓶葡萄酒，一夜醉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她就一切都又恢复了常态。

她看见杜宜君只从鼻孔里嗤了一声。

她不愿再为任何事烦恼。

她不愿再为任何人而活。

她本来就是为自己而活。

人生如果是一个过程，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她希望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直线，不是一车坐到，而是有无数色彩和变化。她希望这个过程中有无数新的驿站，向过去挥手告别，踏上新的路途。

月亮湖就是她新的驿站。

维碧问欣红和小马的关系就不能好了？

欣红说断也没断好也没好就那样。

洁雪劝欣红不要太钢了男人讨厌女强人！

欣红说我够迁就他了。这时候她清澈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迷惘。

维碧想女性毕竟是女性她忘不掉初恋的情人。

七

此刻是秋天的一个中午。这天天气奇热。秋阳在走向衰弱之前,最后一次喷吐出灼热的欲望。

月亮湖湖滩上,沙砾、盐渍,发出一片灼眼的白光。

欣红相信人是会被太阳晒死的,说不定那些豌豆般大的黑沙砾,就是几万年前被烤焦了的生命。

师傅,我们改天再干吧。看你的牙齿又出血了。

明天该清蜡了。

维碧从湖里提来满满一桶水。

余如牛说快和水泥吧。

他们现在要干的是一件无足轻重而又十分庄严的事情。后来余如牛从医院的病床醒过来,谷自牧狠狠训了他一顿。老余你真是榆木疙瘩,你的命就那么贱,你要是真的呜呼哀哉了,你说你为什么?一个劳模,死了,是为月亮湖大干快上早日投产,是为四化大业流血牺牲?悼词都没法给你写!余如牛很勉强地笑了笑,没答话,他很想说我愿意在死之前为女孩子们做这件事情,但他把这句话咽回肚里去了。

他现在要干的就是在井场上修一个厕所。一个能容纳女孩子羞耻感,给她们尊严、矜持的厕所。

对会战月亮湖的千万件大事而言,这件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他向谷自牧反映过许多次。

谷自牧说多少大事都忙不过来,哪顾得上一粒芝麻。月亮湖的天地很广阔嘛!

谷自牧当然不会在意女孩子们的窘迫和尴尬。

太阳照耀下的月亮湖，无遮无蔽。

但她们不得不到处找遮蔽的地方。

有时她们就老着脸皮请余师傅回铁皮房休息一会。余如牛不肯停下手中的活，她们就硬推他走。后来他明白了，她们一说要他休息，他就赶紧走。

作业队来砌井口房的时候，余如牛求人家留了一些砖头和水泥。

欣红和维碧和水泥，不一会，汗水便把衣服湿透了。欣红的眼睛被不断流下的汗水淹得红红的，睁不开，她只能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这时，正在搬砖的余如牛在她眼前一晃，变成了一具形容枯槁的稻草人，那稻草人轻飘飘的，像是一个影子。她大吃一惊，急忙用脏乎乎的手把眼睑上的汗水抹了抹。稻草人余如牛又变成了本来的样子。

欣红心里犯疑。

师傅这一段时间牙齿鼻子常出血，人也更加消瘦，虚弱不堪，可他还要硬撑着在井上干。她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不碍事，离不开。

有什么离不开，离了你月亮湖不出油了？

师傅不说，欣红也不知道。谷自牧可不这样认为。余如牛曾试着说过看病的事，谷自牧马上就说，老余你是老模范了，试采不能少了你，再坚持一下，等试采完了，我给你联系到太湖疗养院疗养。余如牛无话可说，只能继续在井上拼命。上次做过噩梦后他终于给麦妮写了封信。过了好久才收到麦妮回信，信上说得可惨。麦妮和小黑都得了病。小黑先病，又传染给麦妮。小黑病得很厉害。一连十天高烧不退，差点命都没有了。幸好有一个传教的人指派到火地凹，他带的有药，才救了麦妮母子。麦妮说小黑烧得糊涂了，妈都认不出，小嘴里却不停地喃喃着要找爸。她叫余如牛无论如何也得回来看看儿子。余如牛看着信，脑子里却不停地晃着

那个眼里发着绿光的老狼和那两具躺在床上的骷髅，他的心就惊吓得缩成一团。他去找谷自牧。他说我无论如何得回去一趟。谷自牧当时就拍了桌子。你余如牛怎么了？今天你要泡病，明天你要回家，你是不是想拆我的台！过去郑天宇当队长，你从来都是老老实实，什么要求也没听你提过，你到底受了谁的指示，来跟我捣蛋，你这劳模是不是不想当了！余如牛捧着麦妮的信，黄豆大的泪珠从他干涩的眼眶里滚下来。

欣红看了看师傅，停止和水泥。

师傅，今天太热了，我和维碧受不了。

你们把水泥和好，就没事了。

欣红无奈地叹口气。

余如牛心里有一种快慰。

女孩子到底娇气，他尽管疲倦得像是随时都会倒下去，但他依旧比她们有耐力，依旧能为她们做点事。他这个人活着，没有更大的愿望，能对别人有点好处就行，别伤害别人，别麻烦别人，别叫别人讨厌，就心满意足了。他从来没想过要当劳模，老老实实干活是做人的本分，名誉钱财那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看重那个干啥。咱小民百姓，给人个真心，得人个实意，这就是活头了。

他的快乐是无边的。

一块红砖，一铲水泥，砌起的就是他的快乐。

突然他感到眼前发黑。

怎么了，天上起云彩了？

他抬起头。

太阳狰狞地看着他。

一股鲜血从他口里鼻里喷出来！

两盏小绿灯在他眼前倏地闪过。

他一头栽倒在泥地上。

欣红和一支老式鸟枪几乎同时发出颤抖的声音。

维碧后来想那天实在是一种巧合。也许命运本身就是一种巧合，没有巧合也无所谓命运。

巧合也就是偶然的相遇。

政治部部长到月亮湖打野鸭偶然遇上余如牛生命垂危，余如牛生命垂危偶然遇上政治部部长来月亮湖打野鸭。政治部部长由于偶然知道了月亮湖，知道了余如牛，知道了女子采油班，知道了他原先不知道的故事。余如牛由于偶然被抬上政治部部长的越野吉普，并以那种乡村土路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送到厂部医院。他的生命由于偶然继续存在下去，演完他还没有演完的悲剧。

此刻，余如牛已被送进急救室。

主任医师毫不迟疑地签发了病危通知书。

欣红朝医师怒吼。

你这是什么意思！

医师很平静地看着这个野马似的女孩。

患者两个月前已被怀疑患有血液方面的疾病，现在他的血小板只有一点五万，血色素三克。并且失血过多，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按规定我们只能这么做。

欣红抓住医师的手。

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

血小板十到三十万，血色素十二克。

欣红浑身发凉。

一个护士匆匆过来。

贮存血浆不够。

向总部医院紧急求援。

欣红把桌子撞得咚咚响。

抽我的血，快抽我的血。

医师怜悯地望着她。

患者需要大量血浆。